

迈向和平与裁军的新世纪—— 以人为本的世界

池田大作
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世界正面临着不断加剧的全球性挑战，这些之前难以想像的危机已成现实。

全球过去四年的平均温度是历年最高的 [1]，恶劣的天气所造成的影响处处可见，气候变化的问题特别令人担忧。

难民问题也依旧令人深切关注，全世界因战争等因素而被迫流离失所者高达6850万人。 [2]

此外，贸易纠纷问题也笼罩着整个社会。在去年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许多国家首脑纷纷对近期贸易发展的趋向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表示担忧。与此同时，联合国呼吁各国对裁军采取紧急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去年5月就这个问题发布了裁军议程——一份针对裁军种种议题的全面报告。

他指出，全球军费开支达1.7万亿美元，创下了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新高 [3]，并警告：“当各国不管其他国家而只顾追求自己国家的安全时，就会制造出威胁所有人的全球性不安定局面。” [4]

他进而强调，军费开支达到世界人道援助所需金额的约80倍。对于这差距的持续扩大，还有需要的款项没有被拨到终止贫困、促进健康与教育、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等问题上，他深表忧虑。

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以建设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地球社会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将面临停滞不前的局面。

裁军是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以来的主要焦点，也是我十分关注的课题，是我在超过三十五年来每年撰写《和平倡言》的要旨。

身为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残暴的一代，还有身为本着“要从地球上抹去悲惨二字”这信念而奋斗的第二任创价学会会长户田城圣（1900—1958）的精神继承人，为了要根除威胁人类生命和尊严的冲突与暴力，我痛感裁军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我们人类具备能超越任何逆境的团结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使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禁止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TPNW）在两年前被通过。如今推动各国批准该条约以致其生效的行动正逐步向前。

夜越深，黎明越近。把眼前的危机当做创造新历史的良机，现在正是奋力推进裁军潮流的重要时机。

在此，我想提出三个主题作为一个架构，以促使裁军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基石：一、共同的和平社会远景；二、推进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三、使青年的参与主流化。

共同的远景

我想探讨的第一个主题是世人对于何谓和平的社会需有共同的远景。

武器对人类的威胁在全世界无所不在，并且不断上升。

管制国际间买卖小武器、作战坦克、导弹等常规武器的《武器贸易条约》于2014年生效，但因武器出口大国不是缔约国，无法防止武器在武装冲突地区扩散。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一再使用化学武器等非人道的武器。

而且，武器的现代化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波及平民，这使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核武器问题也出现了紧张形势。去年10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与俄罗斯签订的《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尽管至今两国之间就遵守该条约的意见一直存在分歧，但美国一旦退出，该条约破裂，则有可能也引发其他有核武器国的核军备竞赛重燃的危机。这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古特雷斯秘书长在裁军议程序文中的警告：“冷战时代的紧张局面已经卷土重来，而现今的世界更为复杂。”^[5]

为何历史以这样的形势在二十一世纪重演？

这令我想起著名物理学家兼哲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1912—2007）的至理名言。魏茨泽克博士一生致力于谋求世界和平，这是我和他的儿子——罗马俱乐部名誉会长恩斯特·乌尔利希·冯·魏茨泽克在对话中讨论的话题之一。

苏格拉底的“产婆术”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自称智慧的助产士，帮助他人产生智慧，确立自己思想中的真理。苏格拉底的这个方法称为“产婆术”，出现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通过对话和提出问题，“产婆术”能激发批判性思维，使人对普遍性的看法产生疑惑。在《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阐述母亲身为助产士的工作和产生真理的过程的相似之处，两者同样包括生产的痛苦。助产士的角色是协助引产或帮忙减轻分娩的疼痛，使妇人能顺利产子，而苏格拉底的角色是锻炼对话者的心智，帮助他形成观念。

魏茨泽克博士指出，从冷战结束及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至德国实现统一的1990年，“世界情势在这一时期，整体而言，几乎无甚变化。”^[6] 魏茨泽克博士在东西分隔的德国度过大半生，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推动冷战走向终结的动向，深富历史性意义。因此，这番话出人意料，使人联想起苏格拉底曾自称真理的助产士。

反思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情况，魏茨泽克博士断言：“为了克服战争体制所做的努力，尚未达到改变其精神根源的地步。”^[7] 换言之，他认为即便在冷战结束后，世人在克服制度化的战争（不同族群为争夺霸权而反复进行军事斗争）方面仍未取得任何重大的突破。他进而警告：“就算是今天，也难保不断出现的新型武器不会引发

战争。”^[8] 这警告完全适用于当前的世界局势，令人不得不佩服魏茨泽克博士的洞察力。

和平与裁军问题自冷战时期以来，一直未能解决。虽然依旧是严峻的挑战，也确实是一大难题（*aporia*），但还是能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就裁军谈判而言，它不再只是从国际政治或安全保障方面来进行，人道主义的观点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诸如禁止使用地雷、集束炸弹、核武器等非人道武器的条约相继被通过。乘着制订国际法时纳入人道主义观点的这个新历史潮流，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开始一起合作，共同努力在裁军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

为此，值得对魏茨泽克博士视之为阻碍裁军进展的“缺乏和平是一种心灵上的疾病”（*Friedlosigkeit als seelische Krankheit*）的理念进行探究。魏茨泽克博士将阻碍和平的种种问题比作令所有人遭受痛苦的病，指出任何国家或任何人都不能当作与己无关，对此谁都没有免疫力。

他认为，人是没有固定性质的生物^[9]，不能将人区分为善或恶的存在。他故此强调，不能把缺乏和平视为外在的，是愚蠢或恶的结果^[10]，而是“看清它是一种病

的现象。”^[11] 他也指出，要克服缺乏和平的病理，不能靠说教或谴责，而是“需要另一种称为治疗的方法。”^[12] “我们先要认识到本身有这种病，进而接受他人和自己都是病人的这一现实，若非如此，又怎能对症下药，将病治愈呢？”^[13]

我相信正是因为魏茨泽克博士有此意识，才会在当年英国继美苏之后也参与核军备竞赛的时候，采取独特的立场。以魏茨泽克博士为中心，在1957年和其他科学家们联合起草的《哥廷根宣言》，反映了德国在世界上的立场，其中有如下一节：“我们相信，（西德）能促进世界和平，以及捍卫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自行放弃拥有所有种类的核武器。”^[14] 与其说这段话是针对持续核军备竞赛的有核武器国，不如说是起草人各自的国家应对核武器问题采取的立场。该宣言的起草人也强调，身为科学家，正因为要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可能引起的后果负起职业责任，所以对所有的政治问题不能保持沉默。^[15]

发表《哥廷根宣言》的同一年，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基于信仰佛法者的信念，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户田会长肯定当时正日益高涨的反对核试验行动的重要性，但指出要从根本解决问题，必须改变核武器带来安全保障这种错误的思想。他说：“我最想做的是把隐藏在其（核武器）背后的魔爪摘除掉。”^[16]

户田会长这一宣言的立足点在于任何人都不能威胁世界民众共有的生存权利。核武器被奉为为了国家安危必要的存在，而宣言则让人注目到生命尊严对全人类而言至关重要。

我继承户田会长的信念，在推进废除核武器的进程中，一直主张若要真正为核武器时代画上句号，就要认清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其实，它既不是核武器本身，也不是储备或研制核武器的国家，而是为了一己的欲望，甚至把对方毁灭也在所不惜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使核武器持续存在。

在户田会长《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发表一年后的1958年9月，我写了一篇“出火宅之道”的文章，在其中引用了《法华经》中三车火宅的譬喻。这个譬喻描述有一富翁的家突然失火。由于房子宽阔，在屋内的孩子们完全不知危险，也不感到惊慌。于是富翁想出了一个让孩子们自动离开着火的房子的办法，终于孩子们平安地逃了出来。我借由这个譬喻强调，使用原子弹、氢弹即等于地球的自杀、全人类的集体自我毁灭。由于核武器对所有国家的人民构成严重威胁，我们必须一起寻找一个方法，逃离这被史无前例的危险所笼罩的“火宅”。正如这譬喻所象征，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将所有的人救出险境。

因此，我对于古特雷斯秘书长在裁军议程中所提出的：“为保护人类裁军、为保护生命裁军、为未来安全裁军”^[17]深表赞同。这三个新的视角超越以往的安全论调。

那么，要克服这种为一己之目的而不择手段、不顾任何牺牲的缺乏和平病理，加速挽救全人类性命的裁军进程，究竟需要什么？我想在此分享佛法的观点。佛法重视对症下药，相信对如何应付这个挑战会有所启示。

佛典中有一个故事，讲述释迦牟尼（释尊）在世时，有个名叫央掘魔罗的人。此人杀人不眨眼，人人对他深怀恐惧。某日，央掘魔罗见到释尊，想要取其性命。可是尽管他使劲地追，却始终赶不上释尊。最后他气急败坏地停下来，向释尊大喊：“停下来！”释尊随即应道：“央掘魔罗，我已经停下来了。需停下来的人是你。”

央掘魔罗不解地问释尊：“我都已经停下来了，为何还叫我停止？”释尊于是解释自己要央掘魔罗停下的不是他的双脚，而是他杀人不眨眼的行为和心中的恶意。释尊的话深深撼动了央掘魔罗，他决心消灭自己的害人之心，从此不再作恶。他当下扔掉手中的武器，恳求释尊收他为弟子。自此之后，他对自己过去的罪行深表忏悔，并以赎罪的心情认真致力于佛道修行。

央掘魔罗的故事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话说某日他在城里托钵化缘时，遇到一妇人难产。当时四下无人，央掘魔罗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便转身离去。然而，他一直惦记着妇人痛苦的样子，于是向释尊报告了这件事。释尊要他马上回到该妇人身边，对她说：“我有生以来，不曾故意杀生，我以这诚实的话语，愿你平安产子。”

央掘魔罗明知自己至今为止干尽恶事，不解释尊的本意。释尊进一步解释，央掘魔罗通过深刻反省与勤力修行，已不再有害人之心。于是，释尊再次叫央掘魔罗到妇人跟前如此说：“我自圣道出家以来，不曾故意杀生。我以这诚实的话语，愿你平安产子。”明白到释尊的大慈大悲，央掘魔罗马上赶到妇人身边对她讲了这段话。妇人听罢，恢复平静，顺利产下孩子。

通过这两件事，释尊究竟希望央掘魔罗觉悟到什么？释尊先是让他认清长年支配着他的害人之心，然后引导他挽救该母子的性命，使他成为决心救助他人的人。

当然，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变革，至于时代与文化背景也跟我们截然不同，但我相信它不仅是强调终止恶行，其目的更在于挽救生命。因此，仍然跟我们的时代相关，能治疗社会病态，使社会彻底产生变革。

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公约》包括一系列国际公约，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奠定了基础。日内瓦第一公约起源于1864年，是社会活动家亨利·杜南（1827-1910）的倡议，明确了战时囚犯的基本权利，并为受伤者和平民提供了保护。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的一次外交会议上通过了四项公约：（1）《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2）《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3）《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和（4）《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1977年通过了两个附加议定书。

七十年前（1949年）通过的《日内瓦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为国际人道主义法确立了各种重要原则，而起草《公约》的初衷，我觉得与上述央掘魔罗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公约》要求设置保护儿童、孕妇、老人和病人的安全地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开始筹备的工作。战后，参与外交会议的各国，在通过《公约》时作出如下的声明：“……恳切希望各国政府在未来无需实施这些保护战争受害者的《公约》（Geneva Conven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War Victims），同时亦殷切希望无论是强国或小国，总能通过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友好地解决纠纷……。”^[18]

《公约》的草拟者们不仅仅是在告诫各国不要违反《公约》，他们更加希望能避免人们经历巨大痛苦，丧失性命，希望《公约》不会被实施。正因为参与外交会议的各国代表深刻地体验过战争的残酷和悲惨，所以《公约》体现了强大的决心。《公约》为之后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奠定了基础。

我要强调，假如不经常回顾此《公约》的精神原点，就会误以为只要不公然抵触此《公约》，任何行动都可以被正当化。

尤其现在，利用人工智能开发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 简称LAWS）正在迅速发展，可以预见将来甚至会发生无人直接控制的战争。如果不正视这个课题，于《公约》中体现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精神将无法完全发挥其作用。

因此，比起以往任何时候，如今更须加倍努力克服缺乏和平的病理。为此，重要的是众人对此病理有共同的认识，联手寻找治疗方法。换言之，我们必须展望同一个和平社会远景。我相信，像TPNW这样的国际裁军法能让和平的远景更明确，TPNW起着带头的作用。

TPNW是不单只涉及裁军和人道主义保护的国际法。创造“国际人道主义法”一词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副主席让·皮克泰（1914—2002）。他强调，这词背后的含义是国际法转向关注道德、尤其是人道主义的方向。^[19] TPNW展现了以原爆幸存者为首的众多民众不让核武器悲剧重演的决心，出自同一个国际法的“系谱”。

国际混合法

国际混合法是一种通过跨学科的角度来处理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考虑到问题的相互联系的性质，而这些问题可能无法从单一法律领域得到充分解决。自2007年以来，国际混合法已发展为从三个角度来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人权和难民法或移民法，表明了这些不同角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如果没有对人权或移民方面产生重大的直接或次要影响，就无法解决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国际混合法说明了围绕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并重新界定了各国采取全面应对措施的责任。

TPNW也符合近期备受瞩目、新兴的“国际混合法”（international hybrid law）概念。“国际混合法”是一套法律研究方法，谈到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不能忽视人权和被迫流离失所等问题。这个概念促使人们改变传统上对于法律种类的思考方式。就此而言，TPNW这份法律文书肯定我们当今所面对的全球课题的关联性，且将它们一并置于最大的保护伞之下。

条约明确地指出，虽然是关乎国家主权的安全问题，但也不能无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全球经济、粮食安全、今世后代的健康、人权、性别平等课题。忽略上述任何一个课题，就不能确保真正的国家安全。不以这共识为基础，在谈

判核裁军的时候，就会继续专注于各方核武器保有数的平衡与否等问题，更难走出军备管理的狭隘范畴。

在这层意义上，TPNW不仅能打破核裁军长年停滞的僵局，甚至，通过扩大TPNW的支持网络，能大大推进如下的目标：一、基于尊重彼此的尊严，实现人人皆享有人权的世界；二、创造以自他幸福与安全为中心的人道世界；三、建设共同分担对环境与后代的责任、和平共处的世界。我相信这能是TPNW对历史的最大贡献。

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

我想讨论的第二个有助于推进裁军进程的主题，是有必要共同推进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

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着眼于守护面临最严重的威胁和挑战的人们。去年8月举行的联合国新闻部 [\[20\]](#) / 非政府组织会议的成果文件也强调了其重要性。

虽然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最初提出时，是为了促进SDGs的达成，但我认为它也能成为将扩军的潮流扭转为裁军潮流的动力。正如古特雷斯秘书长在发布裁军议程时警告，世界的军费支出有增无减，而对解决人道危机所需的支援却不足。每年，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人数平均超过2亿。[\[21\]](#) 另外，饥饿问题也非常严重。在2017年就有8亿210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还有近1亿51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由于营养不足而发育不良。[\[22\]](#) 这些事实迫使我们思考国家安全政策真正的意义和目的。

在此，我认为值得引述联合国大学（位于日本）前校长汉斯·范京克尔对人类安全的本质与目的的看法。范京克尔前校长承认安全问题看似错综复杂，但指出如果从每个人的角度来看世界，人们所受到的威胁，或者不安源自何处，显而易见。

他说：“对于世界大部分的人来说，传统的安全保障显然并未提供个人充分的安全感。……在决定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将高级政治视为优先于疾病、饥饿、文盲等的态度和制度司空见惯。由于过于习惯这种情况，许多人已认为‘安全’等同‘国家安全’。”^[23]

范京克尔前校长在此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相较于安全问题，国家在应对个人的生活和生计所受到的威胁时似乎少了迫切感，以致许多人无法有实质上的安全感。

范京克尔前校长在另一次讲演中如此描述极度贫困的人们的处境：“天天的生存——是的，是天天，有时甚至是一小时一小时的生存都难保，又怎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又怎能过有尊严的生活？连能否活到明天都大有问题，又怎能预计未来会如何，跟他人建立关系呢？”^[24]

这清楚说明，在传统的安全观念下被忽略的人们所遭受的深刻痛苦。他们不仅是为贫困或不平等对待所苦的人，其中还包括因战争或灾难被迫离开家乡四处避难的人。

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必须以努力建构一个人人都能享有充分的安全感、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世界为基础。这个挑战无需从零开始。面对各种严重问题的非洲，就已经开始积极地采取行动。2002年非洲联盟的成立是一个契机。

在摸索如何更有效地协力应付人道危机中，《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坎帕拉公约》）于2012年生效。这是其他地方从未有过的开创性公约，旨在让整个区域一同肩负保护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任务。

此外，非洲国家在支援难民方面也有显著的例子。例如乌干达，不但接收了从南苏丹等处于战乱中的国家逃来的110万难民^[25]，还赋予他们行动自由和就业机会，给他们分配耕地，甚至让他们在当地接受教育和享有医疗福利。许多乌干达人都亲身体验过战争的痛苦，经历过难民的生活，这些惨痛的记忆使他们愿意支持难民政策。

坦桑尼亚也有令人瞩目的类似例子。坦桑尼亚目前收容了从周边国家避难而来的30万以上的难民。^[26] 其中一些难民与当地居民合力种植树苗。当地人为了木柴而采伐森林，造成环境退化，种植树苗的计划是为了应对这个问题而发起的。至今在难民营及其附近地区一共种植了约200万棵树。

在非洲大地种下如此多的绿树，这光景令我想起我的故友旺加里·马塔伊博士（1940—2011）的信念：植树能治愈土地，打破贫困循环。她写道：“树木是和平与希望的鲜活象征。”^[27]对艰苦展开新生活的难民而言，他们所栽种的树无疑是希望的象征，充分安全的保证。

我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主张二十一世纪必定是非洲的世纪。我坚信，最痛苦的人最有获取幸福的权利。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之旭日现正于非洲升起，为世界带来巨大希望。

全球难民契约

联合国大会于2018年12月批准了《全球难民契约》，该契约制定了一个框架，提供更可预测和更公平的国际性方式，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问题。该契约旨在减轻收容国的压力，提高难民的自力更生能力，让更多的人可选择第三国解决方法，并创造条件使难民能够自愿返回原籍国。通过在收容社区投入服务和整备基础设施，该契约旨在确保以人为本的方法为当地人民和难民带来直接利益。

现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所支援的难民约百分之三十生活在非洲国家。^[28]去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全球难民契约》，意味着成员国认识到国家在缺乏支援的情况下收容大量难民所面对的重重困难。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加强对难民的援助，同时还要加强对收容国的支援。

令人遗憾的是，就难民问题或贫困问题等，假如没有亲身体验过其悲惨程度，人们就会觉得这些都与自己国家无关，或这些都不是我们国家的责任。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就是要人们超越国家藩篱，一起设法减轻这些面临严峻威胁或危机的人们的痛苦。

我相信佛法里成为释尊出家契机的“四门游观”故事，对当今我们所需要的意识转变会有所启发。出生在古印度王族的释尊，有着尊贵的政治地位，丰衣足食，从来不需为寒暑或衣服沾上尘埃露水而烦恼，许多佣人侍候左右。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度过了青年时代。^[29]

然而有一天，释尊从城门外出时，见到为疾病所苦的人、老态龙钟的人，以及死在路边的人。这些光景令他非常震撼，他深刻地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只要是人，就无法避免生老病死之苦。而更令他心痛的，是许多人觉得生老病死之苦与现在的自己毫无关系，而嫌弃、疏远正在受苦的人。

过后释尊回顾当时的情况，如此描述人的这种心理：“愚蠢的凡夫，虽然他们自己会衰老，也不能避免衰老，却在看见他人衰老的时候沉思苦想，烦恼，觉得羞耻厌恶，而忽视了这也是自己的事。”^[30]

释尊这番话不只关乎“老”的痛苦，也包括“病”和“死”的痛苦。认为他人的痛苦与己无关，甚至感到嫌恶——释尊告诫：人的这种心态是年轻人的傲慢、健康的人的傲慢、活人的傲慢。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论，就会清楚了解傲慢所产生的冷漠、缺乏关心如何加深、加重他人的痛苦。

任何时代都有机会让这种态度蔓延。比如，认为贫困或其它悲惨境遇是个人的命运或过失的宿命论，又或者怎样使他人痛苦都不认为与己有关，一种否定道德的心态。

针对这样的心态，释尊强调，虽然人生的各种苦恼无可避免，但只要充分发掘内在的可能性，即可改变自己的人生。他更指出，对处于困境的人们以同苦心给予支持，能相互鼓励，有助于不断扩大安全感与希望。

佛法不仅聚焦于生老病死的烦恼，也着眼于人们在社会中面对各种困难的现实。譬如大乘佛教经典《优婆塞戒经》就鼓励人们为干燥的地方掘井、种果树、建造供应水的渠道，帮助老人、儿童和体弱人士过河，以及温暖地鼓励失去家园和亲人的人。^[31]这些话促使我们认识到世上没有独自享有的幸福，也没有唯独他人承受的不幸，自己可能也会经历他人所受的苦。因此，我们要谋求自己和他人共同的幸福。这就是佛法的根本精神。

作为一个以信仰为基调的组织，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SGI）活动的思想泉源正是与他人同苦的精神，是我们努力应对和平、人权、环境、人道课题等全球性挑战的原动力。

过去释尊所洞察的，对于老龄或患病、死亡等认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感到厌烦，进而冷漠对待痛苦的人的心理，跟如今人们对于忍受着贫困、饥饿、战争等痛苦的他人抱事不关己的态度，选择置之不顾的心理，两者的性质完全是一样的。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想起先前提到的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会议的成果文件里的一节：“我们人民坚决抵制这种将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割裂开来的错误选择”。^[32]的确，越是追求凡事以自己国家为优先的民族主义，越容易导致仇外心理；经济利益至上的全球主义越是蔓延，越容易导致弱肉强食的世界。因此我同意，在现在这个时代，所有国家需要以守护面临严重威胁或挑战的人为中心，为实行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一起来行动。

综观过往防卫的历史，人们往往认为只要把城墙建得坚固就会安全。在现代，人们仍认为只要国家边境有军队守着，即可确保自己的安全。然而，由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所造成的危害不受国界所限，必须要有一种全新的对应方法。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去年3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通过了具开创性、旨在维护与环境相关权益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关于在环境事务方面获取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司法的区域协定》（《埃斯卡苏协定》）。这个地区深受飓风及海洋酸化等问题影响。这项协定除了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也包括以人为本的政策，比如保护环保活动家，以及要求在作出重要决策之前，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此外，一些显著的全球规模行动正在展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两年前发起“清洁海洋”运动，旨在减少海洋垃圾的主要来源——塑料。目前已有超过50个国家参加这项运动，它们的海岸线连接起来，占了世界总海岸线的百分之六十以上。^[33] 过去，保卫海岸线意即以防守为主的军事活动，如今已有新的意义——超越国家间的差异，共同保护海洋和生态系统。

回顾历史，仇外的民族主义，以及利益至上的全球主义皆源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扩张的帝国主义。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破坏性冲击全世界。1903年，创价学会第一任会长牧口常三郎（1871—1944）呼吁各国放弃不惜牺牲他国人民以求本国繁荣的生存竞争，以“人道竞争”取而代之。他将“人道竞争”的本质定义为有意识地进行共同生活，选择“为他人，对他人有益也对自己有益的方法”。^[34] 我认为现代世界急需转向这种思维。

共同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及环境挑战等问题，结集经验，有助于培养信赖与安全感，以此缓解缺乏和平的病理所造成的紧张与对立的局面。我们能从中突破目前所面对的激烈军备竞赛难题。

今年9月，2019年气候峰会将于联合国总部举行。这是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在全球迈进的绝佳机会。我强烈呼吁，作为生存在同一地球上的人类，与会者应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考虑如何协力维护大家的生命和尊严，除了商讨如何更有效地应对全球暖化，还希望能促进对安全意识的改观。

使青年的参与主流化

最后，我想讨论的第三个有助于推进裁军进程的主题就是使青年的参与主流化。如今在联合国的许多领域中，“青年”成了关键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于去年9月启动的“青年2030：联合国青年战略”，其目标是促进世界18亿青年自强，并使他们成为促进SDGs的主角。在人权的领域也有类似的动向——世界人权教育方案第四阶段将侧重于青年。我在去年的倡言中也曾呼吁，希望世界各国能协力使第四阶段的活动上轨道。

青年对于裁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古特雷斯秘书长在裁军议程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他选择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而不是如联合国总部等外交官济济一堂的场所发布裁军议程，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期望。他呼吁：“像现场各位学生一样的年轻人，是改变世界最重要的力量……我希望各位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关系，来倡导一个没有核武器、武器受到控制和监管、资源能惠及所有人，为人人创造机会和繁荣的和平世界。”^[35]

除了长年未解决的核武器问题之外，古特雷斯秘书长也向学生们指出由于新科技的发展而可能引发的冲突，将是他们未来所面对的重大威胁。他谈到，网络攻击尤其令人担忧。网络武器不仅可以用来攻击军事目标，还可侵入重要的基础设施，使社会整体陷入瘫痪，影响众多市民，带来严重祸害。

这种现代的军备竞赛，在即使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也会威胁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止于对和平及人道课题等的具体威胁，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青年的影响。军备竞赛的问题庞大且复杂，令许多人产生无力感，觉得无法改变现实。或许这才是其最根本和严重的影响。

魏茨泽克博士最为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为此他疾呼大家需要克服缺乏和平的病理。他预料，自己主张需在制度上保障和平会受到两种批评。第一种批评是：“我们不是已经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了吗？大规模武器正是带来这种和平的主因。”另一种批评是：“任何时代都有战争，今后也会发生。这就是人之常情。”魏茨泽克博士指出，这样自相矛盾的批评往往出自同一人。这种人一方面坚持自己生活在和平之中，另一方面又认为和平是“不切实际的希望”。支持这些论点的人往往察觉不到它们之间其实自相矛盾。

魏茨泽克博士认为，当人们遇到难以专注的难题时，就会产生想把它从脑子里排除的心理反应。若想维持心理健康，这种反应有时是必要的。然而，在需要作出关乎存亡的重要判断时，这绝非上策。他指出，这种态度会妨碍我们认真思考创造和平需要些什么，应采取什么行动。^[36]

自魏茨泽克博士做出这个观察至今已过半个世纪，但如今在有核武器国和依附核武器国里，还有不少人纵使不积极支持核威慑政策，却也认为为了维持国家安全，核武器必不可少。只要实际上没有爆发核战争，认为持有大规模武器才能维持和平，不去正视核武器带来的威胁似乎不成问题。事实上，这种对于核武器问题普遍存在、无可奈何的态度会侵蚀社会根基，对年轻人的未来有负面的影响。

基于核威慑理论的安全策略一旦失败，爆发核战争，将造成敌我双方丧失无数生命的惨剧。就算没有发生使用核武器的情形，人们仍被迫面对核武器对他们的生存所造成的不合理威胁，而为了优先保护国防和军事机密，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上，限制自由或人权的情况仍会继续存在。再加上无力感的蔓延，社会上恐怕会形成这样一种气氛——人们认为只要不直接威胁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这些行为可以视而不见。如果缺乏和平病理的负面影响因此越来越大，肩负未来的青年们将失去培养健全性格的环境。

《法华经》蕴含释尊教导的精髓，佛教僧侣日莲（1222—1282）基于《法华经》的教义于十三世纪的日本宣扬佛教。他在其所著述的《立正安国论》中指出，社会越来越昏暗的根本原因是人们普遍感到很无能为力。

当时由于灾害与战乱连连，许多日本民众为此变得冷漠与无奈，社会弥漫着一种厌世思想，人们不指望凭自己的力量能解决困难，很多人一心只想维持内心的平静。这种思想和行径与《法华经》的教义背道而驰。《法华经》指出所有人的生命中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充分发挥这可能性，即能构筑一个万人闪耀着尊严之光的社会。《立正安国论》主张人们需积极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在连连受到灾害打击的人们心中点燃希望的灯火，推动社会变革，避免战争和内战发生。因此，日莲强调必须将社会的病根（万般无奈的心理）根除：“与其千祈万祷，不如先禁此一凶也。”^[37]他在《立正安国论》中呼吁无论社会如何混浊，也不要灰心，要发挥人内在的力量，成为有影响力的改革先驱，共同面对眼前时代的严峻挑战。

继承日莲这精神，从第一任会长牧口和第二任会长户田的时代至今，创价学会的会员一直将构筑致力于使悲惨二字从世界上消失的民众行动视为我们在社会上的使命。

释尊对“苦”的理解是佛法思想的起点。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分析释尊对“苦”的观点，断言它并无厌世感。^[38]雅斯贝尔斯也曾探讨战胜无力感的方法。他把个人所面对的，不可逃避的现实称作“临界境遇”（Grenzsituation），并指出我们这个存在，当碰到临界境遇时，只能闭起眼睛回避，但如此一来，不过是封闭了自己内在的可能性而已。^[39]

在此，我觉得重要的是雅斯贝尔斯对临界境遇的见解——即使是临界境遇，但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具体且特别的情况，也因此能找到突破的途径。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不同的出身背景，处于不同的环境，而这些限制窄化了我们的生存条件。不过，只要自觉自己的临界境遇，并下定决心克服它时，就能将独自的、不能被他人所取代的狭隘境遇转换成深化自己人生的要素。

雅斯贝尔斯表明，这些临界境遇永远没有客观的解决方法，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去解决。^[40] 正因如此，唯有自己才能采取的、每一次的行动都非常重要。

我从冷战时代起，就开始为了打开和平与共存之道而行动，对雅斯贝尔斯这个呼吁深感共鸣。1974年，冷战紧张局势加剧，我首次访问了中国和苏联。当时我受到批判，被质疑身为宗教家为何要去其意识形态否定宗教的国家。然而，对我而言，正是因为拥有信仰，强烈冀求和平，所以我想奠定友好交流的基础。我带着这样的心意，接受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和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的邀请，决心珍惜这样的机会。当时我并没有一定能确保成功的万全之计，只是把和每个相遇的人的交流都当做一生一次的邂逅，诚实地对话，逐步制造机会进行教育与文化的交流。

冷战结束后，我抱着任何一国的人民都不应被孤立的信念，访问了如当时和美国关系紧张的古巴，以及面对严重恐怖主义问题的哥伦比亚等国家。我并不认为自己无能为力而放弃，反倒觉得身为一个宗教家、一介平民，一定有我可行之道。我怀着这个信念走访各国。在过去三十五年来，我本着同样的精神，一直就和平与裁军问题撰写倡言，为扩展民间社会的团结采取行动。

如今订立一份禁止核武器的条约这个大目标得以实现，我鉴于自己的经验，想呼吁世界的青年：你们每个人的生命充满尊严与无限的可能性，尽管国际社会的现实严峻，似乎无法改变，无论现在或将来，你们都无需默默承受或屈服于这个现实。

去年6月，我和阿根廷人权活动家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博士向世界的青年发表了联合呼吁文，我们坚信，人民有能力打造出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命和尊严都面临着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影响，以及饥饿问题、社会暴力和结构性暴力（如歧视）的威胁。为了打破这一困局，我们不但要用双手去解决，也要敞开自己的胸襟，扩阔人生的视野，为处于窘迫的人们伸出援手。”^[41]

正如这段联合呼吁文的文字所提及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简称ICAN）是肩负起这个挑战的典范。ICAN动员年轻一代的热情和丰富的创意，促使TPNW获得通过，因此获得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

自ICAN成立以来，SGI就一直是其国际伙伴，与其一起行动，我们的活动同样由青年来推动。2007年，SGI发起“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运动。日本的青年会员率先为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请愿，收集到512万人的签名。意大利的青年会员协助推行“废核”（Senzatomica）行动，在国内超过70个城市举办展览，提高公众意识。美国的学生会员为了于2030年废除核武器的目标建立共识，在全美各地的大学进行“光明的新未来”（Our New Clear Future）对话活动。

作为对联合国《缺失的和平：关于青年与和平与安全的独立进展研究》的贡献，SGI于去年向联合国提出报告，其中包括了上述的一些活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2015年通过第2250号决议，该决议要求秘书长就青年对“和平进程和解决冲突的积极贡献”进行研究，并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所有成员国提供研究结果。^[42]《缺失的和平：关于青年与和平与安全的独立进展研究》因此而生，这份研究报告提及SGI青年会员的贡献。SGI青年所提出的报告书概述了SGI“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运动，并作了以下分析：“青年们的参与似乎产生了涟漪效应，原本不知情的人士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而已经投入其中的人则更显活力。”^[43]

唤起人们心中要改变时代的意志，并互相勉励，让这样的意志加以增强——我认为发挥这种共鸣的力量，正是青年的特质。

前方仍有待完成的挑战——除了令TPNW早日生效，还需要鼓励有核武器国和依附核武器国参与这个进程，迈向废除核武器的道路。为此，必须唤起全球民众的意识，持续取得他们的关心与支持。对此，青年们的踊跃参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坚信，青年之间相互启发的力量，乃是巩固共同的和平社会远景及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以至全面达成裁军目标的关键。

“TPNW之友”

接着，我想提出五项具体建议，希望有助于解决与和平及裁军相关的紧迫课题，以及大幅推进SDGs的进展。

第一项建议关乎使TPNW尽早生效和使参与这个进程的国家增加。TPNW自2017年7月通过以来，至2019年1月为止已有70个国家，亦即三分之一以上的联合国成员国签署该条约，20个国家批准。TPNW需得到50个国家的批准才能生效，如今批准国正稳健地增加，速度更胜于《化学武器公约》和《生物武器公约》。

尤其值得瞩目的是，包括非TPNW缔约国的国家，世界上已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国家在实施安全政策时，遵守着条约里所列出的禁止事项。据ICAN伙伴之一，挪威人民援助组织（Norwegian People's Aid）的调查，155个国家遵守以下条约内禁止的事项：发展、试验、生产、制造、获得、拥有、储存、转让、接受转让、使用、威胁使用、允许安置，安装或部署核武器、以及协助或接受援助从事条约禁止下的任何活动。^[44]

换言之，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正采取不依附核武器的防卫政策，可说是已经接受了TPNW的核心规范。于此基础上，我期待批准国的数量有所增加，使条约生效，令禁止核武器的规范真正普遍化。

另一方面，仍然有人担忧TPNW的存在，可能导致加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简称《不扩散条约》）体制内的对立。至今，《不扩散条约》为国际核裁军提供了主要架构。实际上，这两项条约所指向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TPNW不会削弱《不扩散条约》。反之，TPNW能为其第六条款所规定的“真诚地进行（核裁军）谈判”注入新活力。

在此，我想提议由持有相同想法的国家成立一个组织，深化、拓展在促使TPNW获得通过的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讨论，以便使参与条约进程的国家增加。这个组织可称为“TPNW之友”，效仿旨在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简称CTBT）生效的CTBT之友。CTBT之友由日本、澳大利亚及荷兰于2002年成立，自成立以来每两年一次召开部长级会议，去年的第九届会议约有70个国家参加。^[45]

附件2所列国家

1996年9月开放供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附件2中列出四十四个国家必须签署和批准该条约才能生效。其中有36个国家已经签署和批准。目前，有5个附件2所列国家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该条约：中国，埃及，伊朗，以色列和美国，另外3个国家——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既未签署也未批准。

尤其值得瞩目的是，至今参加部长级会议的国家包括有核武器国、依附核武器国及无核武器国，而且不论是否签署或批准了该条约，各国都积极参与讨论。一些国家在出席了这些部长级会议之后，批准了CTBT。另有一些国家则是先批准条约而后参加部长级会议，并且呼吁其他附件2所列国家早日批准条约。

美国虽尚未批准CTBT，但时任国务卿约翰·克里和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都曾出席这些部长级会议。佩里部长当时谈到让他感受到核战争危

险性的一些往事，包括在1970年代曾发生的苏联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错误警报。

上述CTBT之友部长级会议的效应让我们看到，一个有类似宗旨、聚焦于TPNW的组织，将能为各国提供一个超越条约立场的持续对话平台。

同时我强力呼吁日本加入并积极参与这样的组织。我一直强调，由于日本是战时唯一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所以应该积极支持并批准TPNW。既然日本在CTBT之友中担任要角，就应该身先士卒协助成立“TPNW之友”，并鼓励其他依附核武器国家参与对话，同时努力促进本国加入TPNW。

TPNW规定须在生效日起的一年内召开第一次缔约国会议。我认为应在这会议之前成立“TPNW之友”，因为事先创立一个所有国家能对话的平台，对解决分歧将大有助益。既然日本表明有意要成为有核武器国与无核武器国之间的桥梁，就应率先采取行动促进这类对话。

在TPNW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日本宣布成立“促进核裁军实质性进展的贤人会议”（Group of Eminent Persons for Substantive Advancement of Nuclear Disarmament）。该组织最近根据有核武器国、依附核武器国及无核武器国的专家们的讨论，发表了如下提议：“不可任由核裁军问题停滞不前……国际社会必须尽快着手缩小、并最终化解分歧……各方即便见解不同，也能协力减少核危险。”^[46]

日本应认真看待促进核裁军实质性进展的贤人会议提出的这一见解，与如自愿主办第一届缔约国会议的奥地利等国家一起合作，支持“TPNW之友”的活动。希望这个组织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AN、和平市长会议等促使TPNW通过的组织一起，积极创造有核武器国与无核武器国之间的对话机会。

民间社会已开始了新倡议，为TPNW争取更多支持。例如，ICAN就在去年11月展开一项新活动——“号召城市活动”（Cities Appeal）。美国与英国的城市（两者都是有核武器国），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及西班牙的城市（三者皆是依附核武器国）已加入活动。ICAN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扩大支持TPNW的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团结，同时让每一位市民积极参与。通过#ICANSave（我的城市，由我保护）社群媒体行动，人们能够表达自己的信念——我们有权利居住在不受核武器威胁的世界。由世界163国的7701个城市组成的和平市长会议，也在呼吁所有国家尽早参与条约的进程。^[47]

我在去年的倡言里，提议创建一张显示支持TPNW的城市的世界地图。我在文中强调，我们再也不能默默忍受生活在核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的恐惧中——为了让整个世界迈向无核化，我们需要清楚地明示这全球人民的普遍诉求。

第二个“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

第二个“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于2007年9月启动的第一个十年结束后，由SGI于2018年推出。第二个“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呼吁推进《禁止核武器条约》，以期早日生效——得到五十个国家批准。这项由SGI主导的行动与各种国际反核武器团体合作，致力于提高意识以及和平与裁军教育。SGI全球性网络由不同背景的人们组成，并提供一个平台，特别是让青年可以在实现废除核武器的目标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以下网站（英文版）：

<https://peoplesdecade2.wixsite.com/nuclear-abolition/about>

去年，SGI推出第二个“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旨在延续第一个十年行动所取得的成果。第一个十年行动于2017年结束，期间TPNW正式获得通过。第二个十年行动聚焦于扩展全球对TPNW的支持，为迈向无核武器世界铺路。我们将继续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协力向这个目标前进。

第四届裁军特别联大

第二项建议关乎如何大幅推进核裁军。

2020年是《不扩散条约》生效的五十周年。该条约阐明全面核裁军的目标、并为此确立谈判义务，是TPNW的先驱。现今，《不扩散条约》已有191个缔约国，在裁军方面可称得上是最具

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书。回顾谈判该条约初期，大家担心只有极少数无核武器国会参加。

当时美苏两国由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痛感核战争的恐怖，为了避免有核武器国继续增加（当时为数5个），提议起草一份条约，却没有加入核裁军的条款。在之后的谈判过程中，才加入第六条款——有核武器国就实现全面核裁军的目标真诚地进行谈判的承诺，为的是反映无核武器国的主张。换言之，正因为有核武器国对于阻止核扩散有着强烈的迫切感，而无核武器国信赖其核裁军的诚意，愿意配合，《不扩散条约》的体制才得以成立。

自此以来经过了半个世纪，与冷战时期的高峰相比，核武器的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如今世上仍有大约1万4465枚核武器。^[48] 至今，核武器的减少皆由美俄双边核裁军协议促成，而通过多边协议废除的核弹头则没有一枚。还有，就性能而非数量而言，核武器的现代化即表示扩军的倾向更为强烈。

这令我想起魏茨泽克博士在1967年7月，即《不扩散条约》的谈判开始前的一个演讲中所表示的关切。他认为，尽管诸如此类的核裁军协议多有不足之处，只要能有效施行，就能避免产生新危险，且有助于国家间学习如何一起合作。然而，只要现存的军备不被废除，就个别的情况而言，会使现状停滞不前，连带固有的、未解决的问题也不会有新的进展。^[49]

古巴导弹危机过后，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1917—1963）作出有核武器国可能增至25个国家的最坏设想，而《不扩散条约》确实防止了这样的情况。然而，总体来看核裁军问题时，正如魏茨泽克博士所担心的，《不扩散条约》的确有使现状停滞不前，连带所有未解决的问题也无法获得突破的倾向。

我们必须牢记，正是因为一再重申在第六条款下，各缔约国所需履行的承诺，在冷战结束后的1995年，《不扩散条约》才得以无限期延长。当年大会的最后文件明确提出，各缔约国应决心加以履行《不扩散条约》所规定的核裁军承诺^[50]，清楚显示《不扩散条约》的延期并不是无条件的。正因如此，从2000年至2015年间召开的四次审议大会一再要求所有缔约国履行第六条款。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2020年审议大会将纪念该条约生效五十周年，希望届时缔约国回归制定条约时的情况及其初衷，以第六条款所规定的义务为讨论焦点，以期突破长年停滞的状态。

我想在此特别提及北欧国家于去年4月向不扩散条约缔约国2020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声明。该声明谈到美俄在《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的课题上持续对峙，认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们必须合力维持并提升《不扩散条约》存在的价值，避免任何削弱条约的举动。”^[51]声明也敦促各国聚焦于团结的因素，呼吁它们关注使用核武器所将带来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这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2010年审议大会的与会者共同关切的问题。除了芬兰和瑞典，发出声明的国家还包括丹麦、挪威和冰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中的依附核武器国，因此意义重大。

于去年10月召开的北约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军备控制、裁军和防扩散问题的年度会议上，联合国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和高级代表中满泉提议，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2020年审议大会开始时，召开一个部长级会议来通过一项政治宣言。我完全赞同，因为这样的宣言能重申《不扩散条约》使各国团结的因素。

《不扩散条约》的序言强调，为了避免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及为了“停止制造核武器、清除其现有全部储存并从国家武库中取消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增强各国间的信赖很重要。^[52]在这部长级会议上，希望与会者能再次确认序言的精神，以及深切关注使用核武器将会带来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并以条约生效五十周年为契机，明确地表明为了推进核裁军所将采取的具体行动。

我也提议，为了清楚显示核裁军的潮流，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2020年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上，加上成立一个联合国开放工作组的建议，商讨具体措施，减少核

武器在安全理论中的作用。自1945年广岛与长崎被原子弹轰炸以来，核武器从未在战争中被使用，而近年来有核武器国、北约成员国等都认识到核武器的军事作用越来越小。即使是冷战时期，核战争中不会有赢家这点已非常清楚。既然核武器缺乏军事作用的认识越来越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仰仗它以保安全呢？

魏茨泽克博士曾警告，心中希望绝对不要使用核武器，但为了威吓他人而拥有它，就好比“在悬崖边跳舞”。^[53] 这情况至今依然不变。虽然对其他国家并无强烈的敌意，核弹头却保持高度临战状态，随时可发射。这意味着我们会一直处在担心核弹头被意外引爆的恐惧中。

核威慑理论的不堪一击及危险性迫使我们不断忍受不安的煎熬。我之前提到《法华经》中三车火宅的譬喻，现在正是要集体把围绕“火宅”的火焰扑灭的时候——消除核威慑理论固有的危险性，为此我敦促所有有核武器国优先采取步骤减少核武器在其安全理论中的作用。

解除核弹头的高度临战状态是极其迫切的事，而准备所需要的时间相对短促，即可进行。这并非无先例可循。1991年，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1924—2018）和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合力结束冷战时曾这么做。布什总统当时下令解除所有战略轰炸机、450枚“民兵”II型洲际弹道导弹和10艘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核潜艇的警戒状态。作为回应，戈尔巴乔夫总统也下令从实战配备中除去约500枚地面发射导弹和6艘核潜艇。整个过程只花了几天的时间。

这个先例清楚显示，解除核武器的高度临战状态只要通过有核武器国所作出的政治决定便可立即实行。可于联合国开放工作组中进行分阶段的讨论，有核武器国、依附核武器国、无核武器国都应参与。

与冷战时期相比，如今人们不会迫切感受到遭受其他国家核攻击的危险。许多国家最为担忧的风险是，因意外或人为的错误而引起核爆炸。上个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降低核武器系统的战备状态的决议，获得175个国家支持。以如此广泛的国际支持为基础，进一步大胆地解除其核武器的高度临战状态，对有核武器国而言将深具意义。采取这种减少核风险的措施（横向裁军），还有削减核武器的数量（纵向裁军），对于履行《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款至关重要。

在此我想提议，继不扩散条约缔约国2020年审议大会后，在2021年召开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简称裁军特别联大）。在第四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与会者应再次确认多边核裁军谈判的义务，制定大幅度削减核武器数量及冻结核武器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此外，迈向不扩散条约缔约国2025年审议大会，与会者也应开始进行多边核裁军谈判。

当然，要在裁军问题上取得共识并非易事。事实上，在1978年举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时，许多国家都要求核裁军，但谈判却完全没有进展。各国对协定草案各持己见，纷纷在有争议之处画上括号。若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达成共识或通过决议。

当时，负责协调各方意见的墨西哥前外交部长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1911—1991）企图打破僵局，向与会者呼吁：“我向所有的代表们建议，我们在此立下君子协定，这些经过冗长且艰辛的讨论之后删除了括号的文段，不应再加上新的括号，除非是在有特殊意义的情况之下，非加上不可，否则，我恐怕我们会陷入像希腊神话中佩涅洛佩把日间纺织好的布于晚上拆掉那样的情况。”^[54]

在加西亚·罗夫莱斯（他后来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努力下，所有关于文句的争议都解决了，括号也去除了，最后文件获得一致通过。这份文件至今仍被视为讨论裁军问题时的基础。我希望在第四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各国能诚挚地主动做出妥协，以期在核武器及其他武器的裁军上达到共识。

我也希望在第四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民间社会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机会。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25个非政府组织和6个研究机构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这是民间社会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意见。

我在第一届（1978）、第二届（1982）及第三届（1988）裁军特别联大之际提出了倡言。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时，SGI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核武器——对现代世界的威胁”展，展出广岛和长崎受原子弹轰炸后的恐怖实况，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间接促进了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发起“世界裁军运动”。自此，SGI努力不懈地推进裁军教育。通过举办活动，如和第四届裁军特别联大相关的研讨会等，我们将继续传达民间社会对建设无核武器世界的愿望。

禁止致命自主武器系统

我的第三项建议是制定全面禁止LAWS、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LAWS也称为人工智能武器或杀手机器人。虽然LAWS还没被部署，但一些国家已经在进行开发。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一旦有任何国家将LAWS用于军事用途，所造成的冲击将等同核武器的诞生，全球安全环境将大大地改变。LAWS所构成的威胁之一，在于其可以在无直接人力干预的情况下，发动一场战争，降低了军事行动的门槛，恐怕会显著削弱国际人道主义法。

我们也需考虑LAWS特有的问题。正如联合国的裁军议程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所使用的V1飞行炸弹，到至今仍在全球各地埋藏着的杀伤人员地雷等，世界一直在研发、使用了各式无人操作的自动化武器。裁军议程关注的是，LAWS构成的危险属于截然不同的层次——由于靠人工智能操作，其行动可能会变得无法预期或解释。^[55]

2014年，一场非正式专家会议于联合国举行，讨论与管制LAWS相关的问题。LAWS的危险性也是我与知名和平学者凯文·克莱门茨（Kevin Clements）博士讨论的话题之一。我当时指出，这些机器人武器只要收到攻击的指示，便会毫不迟疑，完全不受良心谴责地自动进行连续攻击。从人道主义观点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也重申，在如此暴行发生之前，急需全面取缔这类武器，并制定一个框架禁止其被研发或部署。

克莱门茨博士谈到由非政府组织推进，国际性的阻止杀手机器人运动（Campaign to Stop Killer Robots），强调增强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极为重要，包括联合国、外交人员及民间社会。^[56] 在去年4月召开的政府专家组会议上，大部分参与的国家都同意人类保留对武器系统的控制权很重要，26个国家的代表要求全面禁止LAWS。^[57] 因此，我敦促国际社会及早就制定一个禁止LAWS的条约召开会议进行磋商，以回应联合国的裁军议程所提出的警告及上述专家会议所提出的忧虑。

去年2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意开发完全自主武器系统。去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欧盟成员国开始商谈一个禁止LAWS、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于民间社会，阻止杀手机器人运动的成员数已增至51个国家的89个非政府组织。^[58]

SGI声明

SGI于2018年10月17日致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提交了声明。该声明呼吁世界各国政府支持《禁止核武器条约》早日生效，鼓励尚未支持该条约的政府表明他们可以实施的具体项目。声明也强调裁军教育的重要性，形容为裁军所付出的努力为消除一切形式的不公正和偏狭现象的努力。

全文请参阅：

<https://www.sgi.org/chs/resources/ngo-resources/peace-disarmament/statements/unga-first-committee-sgi-statement-2018.html>

去年10月，SGI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的会议，并提交了两份声明。其中一份是由忧虑核武器非人道性后果的宗教界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声明由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等14个不同宗教背景的团体和相关人士联署，其内容呼吁TPNW早日生效，以及在多边论坛中展开讨论，商讨制定禁止LAWS、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59] 另一份是SGI的公开声明，强调LAWS所构成的严重军事威胁，并指出使用这种武器“破坏了人类拥有自主权、责任心和尊严以及生存权的根本原则。”^[60]

假如LAWS不受管制，或实际上被使用，战争的本质将从根本上改变。完全自主武器系统不仅造成实体的距离，也会造成伦理的距离。前者指的是发动攻击的一方与被攻击的一方各在不同的地点，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就已是这种情形。后者指的是意图攻击的人完全与实际的战斗隔离。

机器人武器系统所构成的军事威胁固然严重，但伦理的距离所产生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更令人关注。我在思考这个课题时想起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1920—2015）所描述的经验。我在德国统一8个月后的1991年6月，拜访了魏茨泽克总统。他是著名物理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博士的胞弟。我们当时谈到日本和德国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所经历的封闭社会固有的危险性。

魏茨泽克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分享了以下的事件。1973年，他以西德议员的身份首次出访苏联时，曾到位于列宁格勒（今为圣彼得堡）的一个纪念公墓。那里埋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德军围剿而身亡的无数人民。当晚出席宴会时，魏茨泽克总统受邀致辞。他坦承自己当时曾作为一名年轻步兵，参加那次的列宁格勒围城战。这突如其来的告白令全场寂静无声。他继续说：“我们十分清楚人们在所有战线上所承受的痛苦、尤其是列宁格勒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确保后世绝不需要经历我们所体验过的。”^[61] 这坦率的话语，使原本僵硬的气氛渐渐变得温暖起来。

如果完全自主武器系统在实际的战斗中被使用，过后，敌国之间的成员能召开如此的聚会、发表如魏茨泽克总统那样的感受吗？是否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悔恨、对战争感到难以忍受，然后作为一个人决心为后代致力于实现和平的余地？

我也在魏茨泽克总统访苏的翌年（1974年9月），到那列宁格勒纪念公墓献花，并献上满怀和平誓愿的祈念。访苏最后一天，我拜会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1904—1980）时，提到我到墓地献花。总理回应道，当列宁格勒遭围剿时，他也在城内。说着沉默片刻，仿佛记起当时的恐怖回忆。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敞开胸怀畅谈。总理指出，要解决世界面临的课题，首先要摒弃战争的念头。总理坦率地说出他心中的话时，脸上真挚的表情至今难忘。这也让我体会到当时魏茨泽克总统与俄罗斯人民的心灵交流是何等重要和珍贵。

魏茨泽克总统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战争的鲜明回忆：“在战线两方的所有人主要都担心自己的性命，可说是敌我双方差异不大……记得有一晚，列着长队静悄悄在行军时，突然也有一队人静悄悄地迎面走来。虽然互相看不清身影，但我们马上意识到对方就是俄罗斯人。这时双方保持冷静非常关键，所以我们彼此静静地通过，毫发无损。我们本应互相残杀，但我们其实更愿意彼此拥抱起来。”^[62]

在一个由人工智能控制武器系统的世界，是否会对敌人产生如此复杂的情绪，是否有任何机会让自己“保持冷静”，从道德观点采取人性化的考量，暂缓（即使只是一刻）做出攻击的决定？

鉴于国际人道主义法所规定的义务——例如战时保护平民、禁止使用令战斗人员受不必要苦痛的武器，以及确保新武器的使用是否违反任何现有国际法，讨论限制LAWS的问题当然重要。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忽视LAWS固有的伦理距离。我们从魏茨泽克总统的追忆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虽然在本质上跟核武器有所不同，但使用完全自主机器人武器同样会为发动攻击的国家和被攻击的国家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我因此强烈呼吁各方，即已经要求禁止LAWS的国家、像日本一样表明不研发这类武器的国家，和加入阻止杀手机器人运动的非政府组织，协力推进全面禁止开发和使用这些系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使它及早获得通过。

增强联合国对于水资源管理的措施

第四项建议关乎联合国与水相关的SDGs。我想就水资源的保护作出一些提议。

SDGs的目标之一是“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63] 据估计，大约21亿人无法获得干净和安全的水，而世界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受到水资源稀缺的影响。^[64] 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消费方式转变等因素导致全球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河流，水质正在恶化。此外，气候变化也加速了水循环，形成干燥的地区更干燥，多雨的地区雨水量增加的现象。^[65]

为了应对全球水资源危机，联合国大会在去年3月推出了“水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2018—2028（简称“水行动十年”）。在于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推出仪式上，大会副主席马哈茂德·塞卡尔指出水资源短缺所造成的不平等：“在这栋大楼里工作的人当中，没有谁会喝不到水。我们当中没有谁会担心下一口喝进去的水是否会令自己生病。我们当中没有谁需要为了应付身为人最基本的需求，而冒着令自己的尊严或安全受损的风险。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然而，世上太多人的现实生活并非如此。”^[66]

事实上，世界上有超过6亿人因身边没有安全的水源，而要打不受保护的井水，以及汲取湖泊、池塘、河流与溪流等未经处理的地表水。^[67]许多妇女与儿童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去取水，经常需要忍受长时间背着沉重的水瓶等。很多人因为饮用了不卫生的水而生病，每年有很多儿童因此丧命。有鉴于此，确保水源安全不单是贫富差距等的问题。不必再为健康担心，或为自己搬运水的不必要负担烦恼，让人人能活得有尊严，这是基本人权的核心问题。无需为生活用水不足烦恼，有安全的水可供饮用——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往往都是在遇到突然的灾害时，才会切身感受到这些的可贵。

有关获得清洁、安全用水的权利，《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及《儿童权利公约》（1989）等国际条约中都有明文规定。还有，在2010年，联合国大会指出，“享有安全和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是一项人权，这项人权对于充分享受生命和所有人权来说必不可少”^[68]，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其所通过的决议中也认定这项权利的重要性。

安全的水源不单是SDGs主要的目标，也是保护人的生命、生活及尊严的基础。为此，我想提议在联合国设置一个“水资源问题特别代表”的职位，以协调全球为确保水源安全所做出的努力。

联合国目前并没有专门致力于水问题的机构，但有一个联合国水机制，负责协调水与卫生计划，目前有超过30个国际合作伙伴。我认为，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水资源问题特别代表可以和联合国水机制的成员和伙伴合作，鼓励成员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分享彼此的技术和经验。

一个具体的方法可以是由水资源问题特别代表汇集各方，定期召开有关“水行动十年”的联合国会议。联合国与世界银行集团召集11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成立了高级别水务小组^[69]，该组也建议这样的会议应每一年或每两年举办一次。我认为，在处理水资源问题时，应该以我在上半部分谈到的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为基础，定期召开这样的会议便是其中一个做法。

古特雷斯秘书长谈到自己担任葡萄牙总理期间与西班牙签订水资源的公约，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玻利维亚和秘鲁等国之间就水资源所展开的合作，指出：“历史证明，水源问题不是造成纠纷，而是促进合作的催化剂”。^[70]据估计，现今全球有286个跨界河流与湖泊，以及592个跨界含水层^[71]，而大约三分之一的前者存有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管理框架。^[72]水资源问题特别代表可以和联合国水机制的成员和伙伴支援相关国家为其余的水域商议类似的协议，以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性供应和水质的改善。

世界各地淡水供应在未来是否足够的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心。因此，我敦促日本及其他在水再利用及海水淡化领域有丰富知识和先进技术的国家积极做出贡献。日本支持国际社会解决水与卫生相关的问题，例如整备基础设施、训练技术人员，曾为很多国家提供了硬件和知识双方面的支援，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伙伴。

此外，日本多年来与韩国和中国在水资源方面进行技术与资讯交流，自1978年起与韩国举办会议，自1985年起与中国举办会议。去年三国召开了第三届日中韩三国水利部长会议，分享彼此的经验，再次承诺促进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以便达成与水相关的SDGs。我期望日本积极应用其经验来解决东北亚与水有关的问题，以此形成该区域对日本的信赖。我也希望日本和中韩二国携手，为对水再利用和海水淡化的需求不断增加的中东和非洲国家提供支持。

今年8月，将会在日本横滨举行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在2013年召开的第五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日本政府宣布将继续提供支援，以确保大约1000万人能享有安全饮用水，以及培训1750名工程师。^[73]我希望在今天的会议上，日本能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并为非洲国家的水再利用及海水淡化项目拟订一个整体的计划。

虽然日本水资源丰富，但是容易遭受各种自然灾害。根据《2018年世界风险报告》（WorldRiskReport 2018），日本遭受自然灾害袭击的可能性位居世界第五。^[74]发生灾害时尤其能体会到安全饮用水的可贵。单就这一点，日本便应该发挥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精神，率先帮助目前苦于获得安全水源的国家。

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员，SGI将举办一个以妇女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水资源问题为焦点的展览，支持“水行动十年”。据估计，低收入国家的妇女和女孩每年花在汲水的时间多达400亿小时。^[75]她们每天为了取水艰苦跋涉，路途中遭遇暴力的风险高，而搬运沉重的水有损健康。倘若她们能从身边的环境取得安全用水，更多妇女能把时间用来从事其他的工作，更多女孩能上学，如此一来，就能开启一条女性自强的道路。SGI将透过这个展览，让公众了解这些妇女、女孩们的生活情况，以及她们为了解决各种与水相关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介绍了一名塔吉克斯坦妇女，不辞劳苦地将干净的水引进村子的经历。丈夫去世之后，她独自一人抚养五个孩子，每天还要走几个小时到河边去打水。村里的人因长年得不到干净的水，已经不再期望情况会有所改变，她却和其他妇女组成一个小组，决定自己解决问题。她们得到数个非政府组织的支援，动员全村人装置了14公里长的水管，成功把干净的水引入村子，为超过3000位村民提供安全饮用水。谈到她们的成就，她说：“这只是

我们的小胜利。我们希望多出点力来改善生活。我们计划开辟一个小型农园和建造一些小温室。我们有信心会成功。” [76]

我认为这些妇女们充满希望的笑容，正是SDGs有所进展最有力的佐证。

于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水行动十年”推出仪式上，十三岁的少女奥特姆·佩尔蒂埃（Autumn Peltier）以民间社会代表的身份致辞。这名加拿大原住民一直积极参与保护水资源与环境的活动。她在会上告诉领导们：“我们都有权利在需要时获得水。它并非只属于富裕的人，这是所有人的权利……没有任何小孩应该在成长过程中不知何谓干净的水，何谓自来水。” [77] 最后，她如此呼吁：“现在正是提起勇气，互相给予力量，一同守护地球的时候。” [78]

SGI决心透过上述展览，鼓励民间社会采取更广泛的行动来应对水资源问题，以保护人类和地球。

大学是推进SDGs的中心

最后，我的第五项建议关乎推进世界各大学成为达成SDGs中心的潮流。于2010年推出的联合国学术影响（United Nations Academic Impact，简称UNAI）是一项旨在促进高等院校与联合国合作，为实现联合国的目标做出贡献的倡议，目前大约有140个国家的1300多所学术机构加盟。[79] UNAI在去年10月宣布指定17所大学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它们为各自对应的SDG采取创新行动，是这方面的典范。

其中一所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是南非的比勒陀利亚大学，致力于推进目标2：“零饥饿”。它设有应对粮食危机与改善营养的研究中心，也和非洲及世界各地的机构合作，几年来联合举办了关于国际食品安全的会议。它更将SDGs优先纳入各院系的课程。

苏丹的阿法德女子大学被选为推进目标5：“性别平等”的中心。该大学以帮助妇女为自己的社区与国家做出积极贡献为目标，提供四个专门研究性别相关领域的硕士课程，其中包括性别与发展及性别与和平研究。

英国的德蒙福特大学被选为推进目标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的中心。该大学在一个促进难民与移民福利，帮助他们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的联合国活动中起领导性作用，致力于为年轻难民提供教育机会。它主张维护移民与难民的尊严，为此推广一项口述历史计划，将难民的故事存档，向公众诉说。

日本大学当中，长冈技术科学大学被选为推进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的中心。在三年的任期内，这17所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将在各自的领域率先推动SDGs的实现。

UNAI负责人拉穆·达莫达兰说：“学问有益。学生展现成果。两者结合的效果最显著的，莫过于大学参与SDGs。”^[80]我完全同意此说法，大学具备的潜力确实无可限量。大学是社会上给人希望、让人安心的避风港，对造福人类能大有作为。基于这个信念，我呼吁以这17所大学为首，扩展致力于支持实现SDGs的大学网络。

其中一个方法可以是鼓励世界各地的大学表明它们想着重的SDG，并积极为此努力。UNAI的成员机构可以率先采取这类行动。为了促进有共同目标的大学之间的合作，扩大全球学生的团结，我提议在明年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召开一个世界大学的会议，支持实现SDGs。

联合国的“青年2030：联合国青年战略”呼吁旗下的组织在如七十五周年活动等重大峰会上扩大青年的声音，并且创造青年定期与秘书长对话的机会。

在这方面，一场世界大学会议能将全球的教师与学生聚集在一起，加速推进SDGs，也能提供机会举办秘书长与学生的对话论坛。

身为创价大学创办人，我努力促进学术交流，并且和世界各大学的校长们就大学的社会使命进行对话。

创价大学与被选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之一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交情悠久。我在与长年任职该大学校长的奥斯卡·J·苏贝罗夫（Oscar J. Shuberoff）（1944—2010）对话时表示，大学之间的交流定能产生使未来世界更美好的新智慧与价值。从对话与相互理解中，定会创造出新的力量，朝新的理想前进。苏贝罗夫校长表示同意，并说：“世上的大学都面临共同的课题，需要合力寻求对策。”^[81]他深信教育工作者应向最困苦的人伸出援手，令我非常感动。

创价大学作为UNAI的一员，从事侧重于该倡议十项基本原则中其中五项的活动，即：提倡全球公民意识、促进和平与化解冲突、应对贫困问题、推广可持续性，以及促进跨文化对话与理解，摒除不宽容的思想。^[82]

此外，创价大学在SDGs于2016年正式生效之际，加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难民高等教育项目，在这项协定之下接收难民学生。它也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签署协定，进行交流。在课程方面，创价大学

在去年开设了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内容着重在与SDGs关联密切的和平、环境、发展及人权等领域。还有，它积极参与SDGs相关的研究计划，包括研究如何建设可持续再生形社会。

美国创价大学也努力展开为应对全球挑战的教育。其课程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学习群组”（Learning Cluster）。这是一个进行密集研究的计划，学生组成小组，探讨自己选择的课题，还能进行实地学习。美国创价大学也为学生提供具体的学习机会，例如造访联合国总部。自2014年起，为了纪念联合国国际非暴力日，它每年召开会议，讨论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

我于2006年在一篇关于重振联合国的倡言中呼吁世界的大学与学府积极支持联合国的工作，以实践它们的社会使命。我当时如此形容我对未来的设想——学生与大学互相联结，建立支持联合国、各个互有关联的网络，最终纵横交织于全球。这样的网络现已在UNAI中扩展至1300所以上的大学。最近UNAI指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邀请更多大学加盟，让参与者一面分享彼此的经验和累积的知识，一面协调活动，建构一个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全球社会。

通过全球公民教育——我们支持联合国的其中一项核心行动，SGI将继续积极促进SDGs的达成。至今，SGI举办了关于各种全球课题的展览，其中很多展场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包括被指定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位于挪威的卑尔根大学。我坚信大学能汇集解决问题的智慧，是孕育新方法的摇篮。年轻人，尤其是学生，更是能释放出变革时代的力量。

去年6月，当我与埃斯基维尔博士写给青年的联合呼吁文于罗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被发表时，在台上代为接受的是两名学生代表。隔天就联合呼吁文举办青年大会的会场，也在罗马的学生区。联合呼吁文强调通过全球公民教育促进青年自强的重要性，就此提出以下三个重点：

- 一、培养对普遍历史的共同认识，以免让悲剧重演；
- 二、了解到地球本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不容许任何人因差异而被排除在外；
- 三、促进把政治与经济转向为以人为本的方针，磨练实现可持续未来的智慧。^[83]

基于以上三点，SGI决心加强与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并通过主办旨在推广对SDGs的认识的展览等活动，持续推进全球公民教育。

罗马的青年大会于6月6日举行，当天恰巧也是创价学会第一任会长牧口常三郎的诞辰。创价学会与SGI活动的思想源流来自牧口会长的教育哲学，以下他的一段话正展现出其中心思想：“以明确的目的性为基础的教育，终将克服全人类的矛盾与怀疑，这也意味着人类永远的胜利。”^[84]

SGI确信教育无限的可能性，致力于使青年自强，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建设一个人人皆能闪耀着尊严的光辉、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全球社会。

脚注：

- [1] **2018年气候变化的信号和影响仍在继续。**世界气象组织网站。2018年11月29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2] **难民署《全球趋势报告》：截至2017年底全球有6850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新闻网站。2018年6月19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3] **古特雷斯提出裁军议程三大关键：为保护人类裁军、为保护生命裁军、为未来安全裁军。**联合国新闻网站。2018年5月24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4]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日内瓦大学就启动裁军议程发表讲话**（Remarks at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on the launch of the Disarmament Agenda）。联合国秘书长网站。2018年5月24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5] **保护我们的共同未来：裁军议程**（Securing Our Common Future: an Agenda for Disarmament），vii页。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引用日期2019-01-26）
- [6]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自由的条件：演讲 1989-1990**（Bedingungen der Freiheit: Reden 1989-1990）。10页。
- [7] 同注6，29页。
- [8]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物理、哲学、宗教、政治与和平研究的先驱**（Pioneer of Physics, Philosophy, Religion, Politics and Peace Research）。76页。
- [9]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无保障的和平**（Der ungesicherte Friede）。46页。
- [10] 同上，49页。
- [11] 同上，47页。
- [12] 同上，36页。
- [13] 同上，51页。
- [14] **宣言**（The Manifesto）。哥廷根大学网站。（引用日期2019-01-26）
- [15] 同上。（引用日期2019-01-26）
- [16] 户田城圣。**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Declaration Calling for the Abolition of Nuclear Weapons）。户田城圣网站。（引用日期2019-01-26）
- [17] 同注3。（引用日期2019-01-26）
- [18] **外交会议的决议**（Resolutions of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引用日期2019-01-26）

- [19] 让·皮克泰。《国际人道法的发展与原则》（Development an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1页。
- [20] 从2019年1月1日起改名为全球传播部。
- [21] **2018年世界灾害报告**（World Disasters Report 2018），168页。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引用日期2019-01-26）
- [22] **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增强气候抵御能力，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v页。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2018年9月11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23] 汉斯·范京克尔。《认识危机：解决一切问题的开始，转换模式》（Knowing Risk: The Beginning of Any Solution, A Paradigm Shift）。国际医疗风险管理学会网站。2006年6月30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24] 汉斯·范京克尔。《提升人的尊严：疏远、人的尊严和责任》（Enhancement of Human Dignity: On Alienation, Human Dignity, and Responsibility）。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站。1999年12月12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25] **全球焦点：乌干达**（Global Focus: Uganda）。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网站。（引用日期2019-01-26）
- [26] **树苗生根发芽，改变了难民在坦桑尼亚的生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华代表处网站。2017年12月7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27] 旺加里·马塔伊。《永不屈服：自传》（Unbowed: A Memoir）。293页。
- [28] **2017年全球趋势报告：被迫流离失所问题**（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7），13页。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引用日期2019-01-26）
- [29] 中村元。《佛陀I（ゴータマ・ブツダI）》。153、155-156页。
- [30] 同上，156页。
- [31] 释恒清。《优婆塞戒经》（The Sutra on Upāsaka Precepts）。133-134页。
- [32] **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行动呼吁**，2页。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会议。（引用日期2019-01-26）
- [33] **厦门马拉松与#清洁海洋#携手迈向零塑料未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网站。2018年8月31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34] 牧口常三郎。《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二卷）》。399页。
- [35] 同注4。（引用日期2019-01-26）
- [36] 同注9，34-35页。
- [37] **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立正安国论，23页。
- [38] 卡尔·雅斯贝尔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大哲学家》（Socrates, Buddha, Confucius, Jesus: The Paradigmatic Individuals）。28页。
- [39] 卡尔·雅斯贝尔斯。《哲学第二卷》（Philosophy Volume 2）。179页。
- [40] 同上，211页。
- [41] 池田大作、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致世界各地的青年：成为抱持希望与不屈不挠的青年！》。池田大作中文网站。2018年6月5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42] **第2250（2015）号决议**，5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引用日期2019-01-26）
- [43] **青年在核裁军的角色：审视“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计划**（The Role of Youth in Nuclear Disarmament: Examining the Project, “The People’s Decade for Nuclear Abolition”），17页。国际创价学会。（引用日期2019-01-26）

- [44] **2018年禁止核武器监测报告** (Nuclear Weapons Ban Monitor 2018) , 6页。挪威人民援助组织。(引用日期2019-01-26)
- [45] **第九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友部长级会议** (Ninth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Friends of the 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CTBT)) 。日本外务省网站。2018年9月27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46] **构建通往有效核裁军的桥梁——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2020年审议进程的建议** (Building Bridges to Effective Nuclear Disarmament-Recommendations for the 2020 Review Process for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 , 1页。日本外务省。(引用日期2019-01-26)
- [47] **加盟城市** (Member Cities) 。和平市长会议网站。2019年1月1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48] **核武器的现代化持续、维持和平人员减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最新年度报告** (Moderniz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Continues; Number of Peacekeepers Declines: New SIPRI Yearbook Out Now)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网站。2018年6月18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49]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政治与和平研究的重要文本** (Major Texts on Politics and Peace Research) 。59页。
- [50]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最后文件** , 12页。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引用日期2019-01-26)
- [5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2020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上北欧国家的总声明**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2020 NPT Review Conference-General Statement by the Nordic Countries) 。瑞典使馆网站。2018年4月22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52]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联合国裁军事务厅网站。1968年7月1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53] 同注49, 60-61页。
- [54] **第14次会议的逐字记录** (Verbatim Record of the 14th Meeting) , 39-40页。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文件图书馆。(引用日期2019-01-26)
- [55] 同注5, 55页。(引用日期2019-01-26)
- [56] 池田大作、凯文·P·克莱门茨。**迈向和平的世纪——民众的挑战** (Toward a Century of Peace: A Dialogue on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Peacebuilding) 。141页。
- [57] **联合国：禁止杀手机器人需果断行动——应及时悬崖勒马** (UN: Decisive Action Needed to Ban Killer Robots-Before It's Too Late) 。国际特赦组织网站。2018年8月27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58] **关于我们** (About Us) 。阻止杀手机器人运动网站。(引用日期2019-01-26)
- [59] 忧虑核武器非人道性后果的宗教界。**忧虑核武器非人道性后果的宗教界致2018年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发表公开声明** (Public Statement Submitted to the 2018 UN General Assembly First Committee by Faith Communities Concerned about Nuclear Weapons) , 2页。基督和平国际：国际天主教和平运动网站。2018年10月18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60] 国际创价学会。**SGI致2018年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发表声明**。国际创价学会网站。2018年10月17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61]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从魏玛到柏林墙：我在德国的政治生涯** (From Weimar to the Wall: My Life in German Politics) 。190-191页。
- [62] 同上, 65页。
- [63]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16页。联合国大会。(引用日期2019-01-26)
- [64] **淡水**。联合国网站。(引用日期2019-01-26)

- [65] **基于自然的水资源解决方案**，2页。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引用日期2019-01-26）
- [66] 马哈茂德·塞卡尔。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兼联合国大会副主席马哈茂德·塞卡尔阁下代第七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米罗斯拉夫·莱恰克阁下在“水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2018-2028开幕式上的声明（Statement Delivered by H.E. Mr. Mahmoud Saikal,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behalf of H.E. Mr. Miroslav Laják, President of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t Opening of the Launch Ev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Action: Wa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8-2028）。斯洛伐克外交和欧洲事务部网站。2018年3月22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67] **饮用水**。世界卫生组织网站。2018年2月7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68] **享有饮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3页。联合国大会。（引用日期2019-01-26）
- [69] **十二位世界领导人呼吁加快水行动 通过根本转变避免灾难性后果**。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网站。2018年3月14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70]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水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2018-2028开幕式上的讲话（Remarks at Launch of 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Action “Wa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8-2028）。联合国秘书长网站。2018年3月22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71] **2018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20页。联合国。（引用日期2019-01-26）
- [72] 同注64。（引用日期2019-01-26）
- [73] **2013年日本发展援助官方白皮书**（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hite Paper 2013），49页。日本外务省。（引用日期2019-01-26）
- [74] **2018年世界风险报告**（WorldRiskReport 2018），48页。发展援助联盟、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国际和平法与武装冲突研究所。（引用日期2019-01-26）
- [75] **“世界水日”：联合国启动国际行动十年 克服水资源短缺的挑战**。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网站。2018年3月22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76] **从自身出发：苏拉约·米尔佐耶娃**（From where I stand: Surayo Mirzoyeva）。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网站。2016年3月8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77] **加拿大青少年告诉联合国要提起勇气去保护水资源**（Canadian Teen Tells UN ‘Warrior Up’ to Protect Water）。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网。2018年3月22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78] **加拿大土著在2018年世界水日倡导水的重要**（Indigenous Canadians Speak for Water on World Water Day 2018）。国际水十年联盟网站。2018年6月18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79] **联合国学术影响公布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首批入选者：对接高等院校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学术影响网站。2018年10月23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80] 拉梅什·尧拉。**联合国公布高等院校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因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对接**（UN Announces ‘SDG Hubs’ Connecting Universities with 2030 Global Agenda）。深度新闻网站。2018年10月29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81] 名誉会长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校长苏贝罗夫的对话（名誉会長とブエノスアイレス大学のシュベロフ総長との対話）。**圣教新闻**（1990年9月28日），第3版。
- [82] **原则**。联合国学术影响网站。（引用日期2019-01-26）
- [83] 同注41。（引用日期2019-01-26）
- [84] 牧口常三郎。**牧口常三郎全集（第八卷）**。365页。